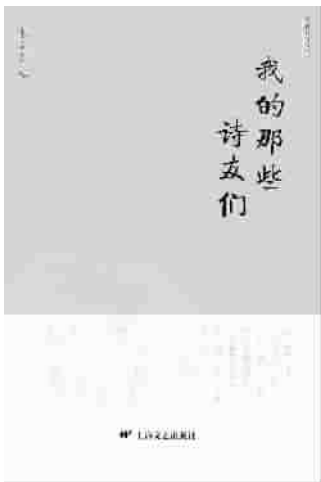


# 我所交往的诗人(2) ◆ 朱金晨



## 诗人老去,而诗年轻

那一年,余光中偕夫人到上海,是由上海作协出面接待的,作协秘书长褚水敖特邀季振邦与我,在肇家浜路上的一家饭店里为余光中夫妇接风洗尘。

那家饭店,老褚也选得真好,古色古香的中国装饰,连桌椅都带有明清风格。我们五人落座以后,老褚说了一番热情的话,我们也客套了几句,满以为著有一手绝妙诗文的余先生会有精彩的答谢词,然而他与夫人向主人举杯表示谢意后,便很少再说话。也许是他累了,我们知道他这次是去常州参加一个什么红豆诗歌大赛颁奖会,转道上海的,一路风尘,七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小车的颠簸……其实,余老的性格便是从不张扬,也不由于自己是个大诗人就端出大架子,那一晚,关于诗谈得不多。当我问他:现代诗是不是要押韵,尽管我曾读过他撰写的《提倡现代诗还是要押韵》的那篇文章。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好押韵。”“那么一韵到底会

不会呆板?”“不会,苏轼的百步洪就是一韵到底,不是铿锵有力,很有气势吗!”答罢,他还就席朗诵起苏东坡的诗词,一句一句都读出了味道。另外,有关我们提出的关于诗歌的读者群日趋小众,而显得忧虑时,他也笑着应答:“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诗歌的受众并不小呵,关键是诗人要写出好诗,写出能打动人的好诗。另一关键还需要方方面面都能像江苏红豆集团这次出了巨资来举办全国的红豆诗歌创作大奖。”至于后者,那是诗人们无法力及的事,而前者不正是言中当下现代诗的痛处。是啊,好诗自然会有人看的,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没有人能统计出,被选过多少个版本,拥有多少个诗迷。还有那首写给夫人的“项链”,我不知读过多少遍,也见过不少青年人将诗句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中。显然,诗人写诗要发自内心的,要出自真情,“乡愁”是怀念祖国家乡的,“项链”是歌颂爱情的。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内容,历古至今有多少个诗人击拍长歌,到了余先生为什么能唱出新意……在相互交流的当儿,我常会充满敬意地望着眼前这位身高仅有一米六十左右的老诗人,望着他十分关爱地用筷子为坐在身边的老伴不时地夹上一小块菜,望着他总是温文尔雅,斯文达礼地用心听着我们讲话。

在酒席间,余老吃得很少,动筷也不多,用他的话说来,自己与老伴多年来基本吃素,鱼肉鸡内,仅偶尔为之。平常也从不沾烟酒,喝茶,也不喝绿茶,只喝有养胃功能的普洱茶。现在外面传说普洱茶怎么怎么,我想余先生听到了,恐怕连普洱茶

也不会沾上口了。他能够活到八十多岁,无疑是在他平日注意养生之道有关。每天早餐一个鸡蛋,一杯豆浆,一个面包,一点果酱,蔬菜与水果是断断少不了的。还有每天晚上10时入睡,早上6时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另外,每周除了在高雄市中山大学文学院要给学生上三节英语诗歌课程外,用四分之一时间活动身体,四分之三时间读书写诗。当他说到从不用电脑,不用手机时,一直提倡笔写的我在一边来劲了,心想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而余老不用电脑当然与我的想法不同,他感到写字能健脑,我是学电脑怕麻烦,至今是“文盲”一个。何况老人并不排斥电脑,只是感到小学里应该加强汉字的书写课,那些孩子从小就坐在电脑前,长久以往就不会再书写汉字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书法也就逐渐无人继承了。

## 走下“诗坛”的舒婷

那是八年前的一个五月,文学报社在浙江作家薛家柱的搭桥下,在天下四大佛山之一的普陀山这座海岛上,举办一个文学活动。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我们,邀请了不少文化名人来岛一聚。舒婷也在应邀之列,那天,在岛上初次与她见面,便被她的待人亲切所感染。报社负责人陈志强刚将我介绍给她,她便笑着迎上来与我握手,“我们熟悉”一点儿没有名诗人的架子。我们熟悉,是言我曾多次在电话中向她约稿,最早一次可追溯到1988年,文学报《未名园》专版才诞生,请她为文学青年写几句题词。她一听为文学青年而写,电话中一口应诺。而平常向

她约稿就没有这么爽气了。但在这样的熟悉中更多的是陌生,作为诗人,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也不曾交流过。本来总以为她也会像某些大诗人一样,气派十足,却不料是这样让人感到亲切,这样容易让人亲近。

过了两天,当地文联与作协组织定海市辖下所有岛屿的文学青年来到普陀山,与几位诗人见面。以前只是耳闻,现在总算目睹了舒婷的磁场有多大,大家如众星托月一样簇拥着她,许多人争相一睹她的真容,并且递上早已备好的舒婷诗集,请她签名。还有人当场朗诵了舒婷的名作《祖国啊祖国》,还有那首《致橡树》。会议开始前,非正规场合,女诗人很放松,笑语连连,尽量满足“舒迷”们的要求,而在正式会场上,她却一般不发言,再三推让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说上两句。在普陀山观音大士造像揭幕大会上,主办方再三邀请她才坐上主席台,仍然没有说话。这使我想起时下许多有名或不甚有名的作家、诗人,总是热衷于赶场子,喜欢被人簇拥着拍照,发表演说,好热闹,好为人师,而舒婷却不,即使在欢迎会上,也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别人说话。

其实,她是很能说话,很会幽默一下的。据说有一回笔会,一行人坐中巴车驶往江西瑞金。舒婷坐在前边,车上的文人你一段,他一节,说起了搞笑的段子。舒婷听着禁不住也在大家的笑声里,来了雅俗共赏的一段。也许是车内的笑声飘了出去,感染了在前边坐轿车的老诗人蔡其矫。途中休息时,他从小车上下来,强烈要求改坐中巴,也想去享受那份热闹。可是带队的领导不让,老先生不高兴了,嘴内嘟嘟囔囔的,很

不情愿地给劝回到轿车里。喜欢将自己平民化的舒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与大家打成一片。记得在普陀山去参加观音大佛开光仪式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有人好不容易找来两把伞,一把递给了舒婷,她一见其他人都在雨中淋着,于是说什么也不愿撑开那把伞,继续与我们一起在雨中的山路上前行。

老实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当我有幸从非公开出版的《今天》这本油印诗刊上读到舒婷的诗歌时,压根没料想这是一位插队落户过,回城以后当过泥水工、挡车工、焊接工的女诗人。应邀去福建采风的上海的一些诗人与诗歌爱好者曾经走进过舒婷插队的上杭大拔乡院田村,听乡亲们介绍,舒婷已好几回从厦门回过院田,看望她当年的房东及其他熟识的乡亲。他们在村里找着了住过的村舍。有人问老房东,当年舒婷与众有什么不同,老人说:没什么特别,就是喜欢安静,每每收工回来,一有时间就待在房间里读书,平日里干农活也任劳任怨,左邻右舍都与她相处很好。

舒婷是个极重感情之人,近些年来已陆续写下了不少遥想院田,怀念乡亲知青生活的文字。这让我们看到除写诗的舒婷外,还有一位写散文的舒婷。那是一位“为人妻,为人母”的舒婷,是一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保温瓶,给生病住院的婆婆送饭”的平民舒婷。浓郁的生活气息、散淡亲民的文笔,逐渐形成了她的散文特色。在参加“全国散文名家南充采风”中她写下的“请到闽中来过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当天搜索百度,就会发现已有人民网、搜狐、网易、凤凰等多家网络等媒体转载,且境外点击率也突破上万次……

#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长在大陆的邓丽君迷,在读书时就和姊妹淘们天天偷听邓丽君的歌,聚在一起也爱谈邓丽君的事,邓丽君死后,她们都伤心得不得了,又不能到台湾来追悼她,就只好全权拜托贺顺顺,年年都到金山吊唁。大陆的亲友死党们不断打电话叮咛她,一定要到场将她们的心意说给邓丽君听,代替海峡彼岸的她们献花、献香、献心意。

这十几年内,我搭乘出租车时习惯向司机做小小的抽样调查,惊讶地发现笔记上的统计数据:台北、桃园、基隆附近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有超过七成以上载过客人上金山,也有不少司机自己带着妻小专程去的。

邓丽君从出道以来就一直有死亡传闻,见诸报章杂志传述得沸沸扬扬的就有四次之多,每一次邓丽君都能一笑置之,现身辟谣。

1972年,她与新加坡到香港与歌迷欢聚,新加坡八卦消息中传出她“暴毙”消息,香港媒体十分关注。抵港记者会时,当然记者就围绕着她“死讯”来谈,一般人谈死很忌讳,但年轻的邓丽君幽默以对:“一咒十年旺,我快要大发了!”没多久,她和邓妈返台,在报上发表了篇《我复活了》的文章,淡定道出对死亡谣言的感觉:

我根本不把这些谣言当作一回事,我想只要自己做得正,一定会澄清这些传闻的,我绝不会去斤斤计较……谣言的攻击并没有使我受到损害,反而使我因这个遭遇而思索到许多人生的问题,想开了,也就释然了。当我遇见久别的故友,他们常常这样吃惊地问我:“听说你死了!”“我‘复活’了!”我会这样回答。

一场不算小的“诽谤”被她轻描淡写地化解,不实传闻对她没有任何杀伤力,她依然以一贯的悲悯心肠做善事。

1990年,盛传邓丽君自杀,也有人说她死于肾脏病。谣言使她再度到香港露面,比过去略显福态的身材,说明她健康状况良好。1991年又传她死于艾滋病,直到有人目睹她在浅水湾酒店的名店购物才不攻自破;1992年,香港通讯社再度传出她遭暗杀,日本新闻界也附和报道,日本资深记者平野外美子追踪到巴黎访问她,告诉她港日盛传的死讯,她也只是淡然一笑说:“嗯!已经死好几次了。”神情上毫不在意。

## 17.下巴有疤

这天是星期六,晚上韩根宝要与胡佳的父母见面。下午,他在市政府警卫局开完会,特意去美发厅理发,还平生第一次做了新的发型。到底去胡佳家送什么礼品?这件事确实让他非常费心,苦思冥想还拿不定主意,胡佳一再叮嘱不要带礼品,不听也不行,但如是照她那样做,自己怎能跨进她的家门?韩根宝考虑也有道理,现在社会流行一种说法:“虚归虚说,实归实做。”平心而论有些事情上“实做”的效果肯定超过“虚说”,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来说,“虚说”是客气,“实做”是心意。当韩根宝路过一家画廊时,突然得到启发,他就骑着摩托迅速赶回家。

一到家,韩根宝立即从墙上卸下一幅《鄂尔多斯羊群》油画,这是他复员回家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创作的“宝贝”。他迅速地拿出花纹纸,用红绳包扎好出了门。摩托刚要到弄堂口,正好遇上买菜归来的母亲。

母亲招呼他说:“根宝,你不吃晚饭了?我菜都买好了!”正眼一瞧,心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变了人样,好奇地问:“头还吹过风……现在上哪去?”韩根宝笑答道:“上朋友家去。”“你呀,朋友?是女朋友吧。”“怎么?我就不能找女朋友?”韩根宝一溜烟地骑车离开了。他母亲自言自语地说:“我家的根宝……大概有女朋友了。”

胡佳的家在华贵大酒店附近的一栋公寓的五楼,韩根宝把红色摩托车停放在大门旁的停车位,卸下油画,乘电梯上了楼。这楼层有三户人家,他忘记了胡佳住在哪一室,只能打电话了,激动得手还有点颤抖,拨了好几次号码,总算拨通:“你……好,是胡佳吗?我……”501房间门开了,胡佳微笑着出来:“我知道你把房间号忘了,请进吧……”韩根宝被胡佳拉进房间,他把油画交给胡佳,换好拖鞋,呆呆地站立着,不知如何才好。“叫你不要买礼品,你又忘记了,讨厌!”胡佳的母亲笑颜相迎:“你好呀……以后来我家,不要带东西,请坐吧。”又对胡佳说,“你快倒茶。”随后又故意大声喊,“老胡呀,客人来了。”

胡佳的爸爸从卧室出来,向韩根宝望了

望,淡淡地说:“来了,请坐吧。”说完就坐在餐桌旁椅子上看报纸。

“伯父、伯母,你们好……”韩根宝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打开被胡佳放在餐桌上的油画,加重语气说:“这是我送你们的礼物。”“你花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干啥呀?”胡佳的母亲面有难色。坐在一旁胡佳的爸爸,只是抬头对油画瞥了一眼。胡佳也有点吃惊地问:“你特意去买的?”“不!这幅画是我……自己……画的,送给你们,表示一份心意。”韩根宝如实回答:“是你自己画的?”

胡佳的爸爸立刻站起身来,对这幅油画,很懂行地审视起来。胡佳的母亲对胡佳抿嘴一笑,重回厨房。

“画面意境深远、层次清楚、色彩丰富、笔触细腻,称得上是一幅好作品,颇见功力……”爸爸自言自语地直点头。他是东海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因建筑设计也属艺术的范畴,故对美术理论很有研究。欣赏过后,爸爸转过身来,紧紧地握着韩根宝的手,高兴地说:“欢迎你经常来!”然后对韩根宝端详起来,突然爆出一句话:“你下巴也有疤?”

韩根宝尴尬地点点头,脸部有些痉挛。胡佳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爸爸,生怕这种场面不可收拾。

“你是骑红色摩托来的?”这下胡佳代替回答,“是的!爸爸问这干什么?”“找到了!终于找了!那梅……那梅,你快出来!”爸爸喜形于色起来,握着韩根宝的手不肯放开。“找到什么了?”胡佳的母亲走出厨房疑惑地发问。胡佳的爸爸激动地说:“就是他,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这句话让胡佳与她的母亲恍然大悟,查看韩根宝的下巴,那处伤疤似乎一下子变得很漂亮。

这顿晚餐是这一家子最美好的时光,胡家今后就多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婿。用餐中间,胡佳的爸爸给110值班警察打电话,通报了好消息。

在快要离开胡家的时候,韩根宝接到酒店保卫部葛瑞德的急电:东海武警总队的通知,要他明天赶赴北京,去参加全国武警格斗训练营的培训工作会议。

##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